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



行走高原

裘山山 著

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
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



台海出版社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



行走高原

裘山山 著

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
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高原 / 裘山山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68-0548-0

I. ①行… II. ①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0341号

行走高原

著 者: 裘山山

责任编辑: 阴 鹏

装帧设计: 李 莹

版式设计: 于鹏波

责任印刷: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 / thcbs / default. html](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70×240 1/16

字 数: 224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548-0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裘山山 祖籍浙江嵊县。1986年起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近400万字，文学专著22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到处都是寂寞的心》《春草开花》《我的爱情绽放如雪》《八岁的运河》；小说集《裘山山小说精选》《白罂粟》《落花时节》《一路有树》《高原传说》《野草疯长》《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长篇纪实散文《遥远的天堂》《亲历五月》；散文集《女人心情》《五月的树》《一个人的远

行》《百分之百纯棉》《从往事门前走过》《冷日子暖日子》《春天来到哥伦布》；长篇传记文学《隆莲法师传》《从白衣天使到女将军》；以及电影剧本《我的格桑梅朵》《遥望查理啦》等。

作品曾荣获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第八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第二、三、四届四川省文学奖；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女性文学奖，第八、九、十、十一、十三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全国报纸副刊金奖，以及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等多个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越文、韩文和日文。现为中国作协全委委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文学》杂志主编。



目 录

雪线走.....	1
1. 以一篇旧作开头	1
2. 飞向高原	5
3. 出发，从纪念碑下	7
4. 雨雪中的错那	10
5. 无湖的无名湖	13
6. 孤岛墨脱	17
7. 有一种狗叫军犬	21
8. 青山埋忠骨	24
9. 千山万水传遍	26
10. 梦里杜鹃	29
11. 昨日硝烟	31
12. 将军崖	34
13. 军 嫂	36
14. 东章对峙	39
15. 严酷的冷	44
16. 40年前的爱情	46
17. 一个夜晚发生的事	51



18. 遥望查果拉	55
19. 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	58
20. 风雪高原	63
21. 军事记者	66
22. 走进亚东沟	70
23. 爬雪山	74
24. 牺 牲	77
25. 西藏的树	82

遥遥远远的路

——川藏公路纪行	85
1. 雅雨花香	85
2. 想当年	87
3. 二呀么二郎山	90
4. 泸定兵站泸定桥	94
5. 贺政委的川藏线	96
6. 美丽新都桥	99
7. 越来越高	102
8. 女老板的川藏线	105
9. 世界高城	108
10. 义敦：最香的午觉	110
11. 巴塘印象	113
12. “共军已过金沙江”	116
13. 竹卡村：安静富裕	118
14. 兵站的树	121



15. 三过邦达	124
16. 爱情然乌湖	128
17. 德木拉：六月雪	131
18. 察隅：世外桃源	134
19. 怒江山：遭遇塌方	136
20. 东返：句号拉成叹号	139
21. 写在最后	141
高原驿站	145
樟 木	145
聂拉木	148
定 日	151
拉 孜	154
她们在高原	
——谨以此献给所有的西藏女兵	158
开头的话	158
她们是平凡的女人	160
她们是最苦的母亲	165
她们是最坚强的女人	174
她们付出的不只是一代人的青春	179
她们是了不起的女演员	183
她们的青春之歌	187
她们还在高原	191
后 记	194



沿着雪线走

1. 以一篇旧作开头

八月，我又去了西藏。

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那片土地上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我。当我从成都那片常年灰暗阴沉的天空下，忽然飞进高原的阳光里，当我走下飞机，一眼看见那片熟悉的蓝天，呼吸到那缕清冷的却是无比新鲜的空气时，我就知道自己一直在渴望着与它重逢。我忍不住张开整个身心对它说：你好，西藏！

神奇的高原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站在我的面前。这苍凉中蕴含着人类难以征服的力量，蕴含着我无法了解和进入的神秘。广袤的天空下，人和土地的比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和大地永远在目光的最尽头相逢，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博大和苍凉。

但对于常人来说，这种博大和苍凉常常会令内心产生恐慌。在一次去往日喀则的途中，我们为了拍照，停车在路边。前面，是望不到头的去路；后面，则是望不到头的来路。左右两侧是漫漫的沙砾地，一直延伸到远方那光秃秃的褐色山脉脚下。目力所及处几乎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因为想找一个好的角度，我



无意识中独自远离了汽车和同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猛然回头时，看见汽车正远远地开来。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如果我真的失去了现代文明的依傍，被意外地搁置在这儿，我还能生存下去吗？

这个时候就会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到只剩下一个念头，一句感叹。平日里的所有欲望都退后了，生存又成了第一位。在这片土地上，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活下去。我因此崇敬那些能够活下去的人，崇敬那些从生下来就被搁置在这儿的人，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

这个时候还会感到自己的俗处，只能从人的自身出发去思想，没有一种能在大自然面前保持镇静和平衡的精神世界；没有一种能与这自然对应的坚定信仰。

这个时候就很敬重那些独自行走在路上，从偏远的土墙泥屋走向高高山顶的喇嘛寺庙的人们。他们也许衣衫褴褛，也许饥肠辘辘，但他们目标明确，步履沉稳；他们的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他们用前半生辛勤劳作，后半生去走朝圣的路。我之所以说“走朝圣的路”而不说“去朝圣”，是因为他们往往死在路上。

所以每每我看见他们独自行走，或一走一匍匐时，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敬意和感动，就会问自己：什么是你的朝圣之路？

显然，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前半生劳作后半生朝圣了，因为我前半生的劳作不是为了朝圣而劳作，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寺庙。也许我将终生在路上茫然地走，又终生无圣可朝。假若因此没有来世，我能有什么怨言？

但无论怎样，西藏，仍以它的魅力将我吸引，将我诱惑。它让我负重的灵魂得以喘息，让我世俗的身体得以沐浴。

每每行走在渺无人烟、旷达无垠的高原，每每看见旷野中偶尔闪现的绿树和灌木，每每看见牛粪镶嵌在围墙上的藏民院落，每每看见猎猎飘扬在路上、河上、山顶上的五色经幡，甚至每每看见从山上横冲下来漫过公路的泥沙，我都会感到熟悉而又亲切，都会想起那句话：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有一个故乡。

是的，西藏，它是我灵魂的故乡。



也许在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自然并不只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具有神性和灵魂的人的自然。在这里，与自然的对话，就是与灵魂的对话。所以对我来说，每次去高原，都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次与老朋友的会晤和交谈。

此次临去西藏前，我不巧患了感冒。医生对我说，你最好不要去，同伴也好意劝我留下。连续打了三天大剂量青霉素之后，依然咳嗽不止，我自己也有些想退缩了。但奇怪的是，当我飞进西藏后，感冒竟然好了，很令同伴们惊讶。

我想这就是我与西藏的默契。

但西藏之于我，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西藏给予我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启迪？在去了三次西藏之后，我仍然无法言清。也许是永远无法言清。

站在那片高原，我常会觉得自己被放逐了，因此而淡化了生存以外的欲念。人一旦从人的种种欲望中挣脱出来，从种种俗利的淹没中挣脱出来，就会变成自己的主宰。于是，常年穴居在都市的我，感觉到了彻底置身于自然的舒畅。

在这种时候，人的心灵往往会抹去岁月的泥沙，以纯净的声音和自然对话。

记得在去往藏北草原的途中，我一直静静地望着起伏无尽的草原和草原尽头的雪山。山顶很白很硬，山下的草地却很绿很柔和。我久久地注视着，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异样。于是我记起，今天是我那个小外甥女的生日，她六岁了。不知怎么，这件普普通通的事在这一刻想起，竟令我特别的感动。我默默地对着雪山和草原说：我唯一的姐姐，和我一起长大的姐姐，她竟然也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了。生命的延续就是这样的普通，又是这样的神奇而美丽。雪山和草原在那一刻忽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亮，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仿佛在回应我的心境。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发热，几乎落下泪来。我知道自己在那一刻与自然融合了，在那一刻与自然有了真诚的对话。

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从北欧归来时，画了许许多多的风景画。这些画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东山魁夷所作。这位著名画家在北欧与他的大自然邂逅，在那片异邦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故乡的感觉，因此

找到了一片可以与之对话的自然和风景。他为他自己和那片风景创造出了馥郁的命运。他把他的灵魂融入风景，又将这些风景绘制成他的画。

我常常从东山魁夷的北欧风景画中，感受到他对那片风景的情感，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情感，它令我备觉亲切。

一个人可以随时去旅行，但很难随时随地发现故乡。说来我也到过很多的地方，见过很多风景，但真正能令我产生故乡之情的，能一而再，再而三将我诱惑的，唯有西藏。

这一点，在第一次走上高原的时候，我是绝没有想到的。

也许这就是缘分。

从西藏归来，忽然之间就淡漠了许多欲望。临走之前的种种念头和怨艾，仿佛都被那高处的风吹走了，只留下一种单纯的感觉。

重新走在纷纷攘攘的都市，重新见到一张张熟面孔，重新听到一些熟识的和生涩的消息，令我感到我被甩出原生活轨道的这段时间，这里是多么的热闹而又丰盛。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又夹在了走时看的那本书中间。

一切依旧。

西藏给予我的启示，似乎无法带出西藏。它超重，超大，以至使我无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份财产带在身边，只能经常攀上去，感受它，然后搁下它。

它如同故乡一样无法携带啊。但它的气息已随我而来，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嗅着它的气息而生活，抵御都市对我的中伤。待到它的气息渐渐弱小时，我会再次登上与它邂逅的旅途，一次又一次。

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乡土、血统和祖先的语言并非一切的一切，在世界上还有超出这一切的东西，那就是人类。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



这就是我与西藏的缘分。

一次邂逅，竟成永远。

写于1992年秋·成都

2. 飞向高原

飞机很大，是空客340。整个机舱满满的，座无虚席，我环顾四周，发现有不少外国游客，成群结伙的，国内游客当然更多。接近立夏，气候已经比较宜人。正是西藏热闹的时候，何况来之前看电视上的报道，中国正在重新测量珠峰的海拔高度，我估计有不少人是冲那个去的。办登机手续时，我看见很多人除了大包小包外，还有长长的行囊，看上去像帐篷，显然是打算住宿野外的。

但我敢断言，像我和阿岩这样去西藏边关的，这架飞机上没有第三人了。我们是受西藏军区崔大校的邀请，走边防的。

我曾和朋友说，我第一次进藏就已经30岁了，而且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否则我会申请调进西藏工作的，至少10年。我喜欢那个地方，喜欢那里透彻的阳光、晴朗的天空、绵延的雪山、博大的静谧、深远的神秘。如果我说我和西藏相见恨晚，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只是很多人都这样说了，我就不再说了。我只跟我自己说，我只跟我自己后悔。

我也不甚清楚，西藏为何对人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令如此多的男男女女着迷。

其实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文字描述西藏：它位于中国西部，北纬26度50分至36度53分，东经78度25分至99度06分，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境内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有50多座，其中8000米以上的有11座。气候寒冷、气压低、空气稀薄，与印度、尼泊尔、锡金邦、不丹和克什米尔接壤。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但凡是去过西藏的人，没有一个会用这样的文字去概括它。他们会搜尽所有美好的词汇形容它，再搜尽所有热情的词汇表达对它的爱。我从与人们的交谈中，从一些散文随笔中，从网上网友们的聊天中，从行走途中的耳濡目染，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人们对西藏的那份儿热爱。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旅游的升温，西藏已经不是热，而是烫了。人们说到西藏，总喜欢用“向往”这个词，或者“梦想”这个词，令西藏之旅在尚未启程时，就已涨满浪漫和激情。

而且，人们在走进西藏后，都会变得纯净、善良、坚强，变得感情丰富，变得浪漫，困顿的生命也会在那一刻挣脱束缚，自由灿烂地绽放。高原的神奇不是反映在人们的眼里，而是反映在人们的血液里、心灵里。

我还发现，真的喜欢西藏的人，是不用言语的，而是用行动，就是说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不似别的地方，去过了，说两句赞美的话就了了。西藏会让人产生难以割舍的爱。

这真的很特别。我虽然去了多次，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连我自己到底为什么喜欢西藏，也不甚清晰。我只是觉得，那里令我感到亲切，那里令我安宁，那里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环绕着我，让我有回到故乡的感觉。每次离开那里回到原处，总有很长一段时间会无所适从。

那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那个有雪山有森林有大江大河的地方，那个天荒地老日月同辉的地方，真的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灵魂故乡吗？我不敢确定。

我只知道，西藏，与我的梦境相吻合。

这是我第10次进藏了。

虽然是第10次，也依然兴奋，也依然惶惶不安。

四五天前我就开始收拾东西。这是我的习惯，把箱子打开，想起一样往里丢一样，箱子一天天满起来，我的不安却怎么也放不进去，只能随身揣着。不过这种不安除了我自己，谁也看不出来。

儿子是在我的一次次西藏之行中长大的。

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西藏之行中成长。

这一次，2005年4月，距我第一次进藏已过去了16年。其实16年进藏10次，



对一个成都军区的军官来说，实在不算多，实在很平常。你在成都军区随便一找，都能找到一个进藏10次以上的人。昨天我见到一位机关的部长，他随口说，他这两个月里就已经进去3次了。我想我之所以被关注，可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女文人。

难道就没人发现，爱上西藏的，多是女人吗？

其实，在我进藏数次后就明白，更多爱西藏的，是男人。他们奔赴高原，不是为了好奇，不是为了风景，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不是为了写作，不是为了舞蹈，不是为了绘画，不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愿望。甚至，他们奔赴高原并非己愿。但他们一旦去了，就会稳稳地站在那里，增加高原的高度，增加雪山的高度。他们从不表达他们对西藏的爱，因为他们和西藏融在一起。

他们就是西藏军人。

3. 出发，从纪念碑下

又回到拉萨。

汽车驶入西藏军区大院，觉得非常亲切。士兵依然肃立挺拔，大道依然整洁干净，老柳树依然郁郁葱葱。

想起上次进藏，刚进军区大院就吃惊地发现，路边的柳树全被砍了头，只剩下木桩子般的树桩。当时把我急得直嚷嚷，干吗啊，干吗这样啊？干吗砍树啊？没人理我。后来有人跟我解释说，砍了会长得更好。我不信，我真怕它们就此牺牲了。

还好，这次一进大院，我看到它们依然活着，木桩上抽出了新的枝条。但老实说，没有原来的好看了。我还是觉得不该砍，该让它自由生长，乱有乱的活力。

崔大校开会结束来看我们，亲切握手，寒暄，然后让我们试穿他为我们准备的行头：迷彩服，羽绒背心，大衣，棉皮鞋，帽子，等等。穿好后一一让他审看，好像我们是两个刚入伍的新兵。

我试穿完毕，开始犯晕了。知道这是正常反应，没在意，只是告诫自己少



说话，少激动，但晕的程度依然在增加。回头看阿岩，她也是小脸发黄，正在高原反应中。

中午想好好睡一觉，却没睡着，激动吗？不应该啊，已经是老西藏了。下午坐在那儿继续犯晕，看见电视里的人载歌载舞，很奇怪，想，这些人怎么不怕喘啊？还这么折腾？后来一转念：人家又不在高原，又不缺氧，当然可以唱歌跳舞了。

反应开始迟钝了。

坐那儿发晕的时候，接到一条短信，是一位青岛朋友发的，邀请我“五一”长假去青岛玩儿。我立马打起精神给她回复说，我在拉萨呢，我又进藏了。她马上回复道：好羡慕你啊。

这是个爱西藏的女人。我们原来素不相识，她读了我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后，无比向往西藏，去年夏天请了假，独自一人背着行囊踏上了进藏的路。路过成都时，经朋友介绍我们见了一面。她告诉我她打算先飞进去，再坐车出来。我跟她说，这要看你进去后的感觉，是否适应，是否喜欢。半个月后她出来了，还是飞出来的，没能实现走陆路的愿望。她很喜欢西藏，可高原反应一直缠绕着她，两条腿都肿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她还是坚持跑了几个地方，以瘸腿的方式，留下了她在西藏的足迹。出来后她告诉我，回青岛后她要好好锻炼身体，以便再次进藏。

我发现喜欢西藏的女人，都是爱做梦的女人。

昨天在电视上看到那位高原生态学家徐凤翔，亦是一位充满梦想的女人，可敬可爱，为了西藏的环境保护和生态研究，她在四十岁以后毅然进藏，在西藏一待20年，被人们称为森林女神。黄宗英为此写了报告文学《高原小木屋》，轰动一时。如今年届70的徐凤翔虽已离开了西藏，但依然在从事西藏的环保工作，在北京集资修建了一个专门宣传西藏环保的小木屋。我在电视上看到她说着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笑咪咪的，穿着绣花的中式服装，女人味儿十足。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她。我想如果今后有机会，我一定去北京她的小木屋看看。

我相信我们很容易沟通，有西藏这座桥梁。

早上突然醒来，一看表8点了，吓了一跳，赶紧爬起来，慌慌张张地洗漱，慌



慌张张地收拾东西。终于出发了，尽管状态不够好，高原反应仍在继续。

阿岩举着摄像机朝着车窗外边拍边解说：今天是4月27日，我们工作组从拉萨出发，前往山南。

尽管脑袋有些昏，我还是从窗外掠过的街景中，一眼看见了矗立在街头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纪念碑。它挺立在高原的阳光里，挺立在拉萨河的北岸，一如我前几次看到的一模一样。我的心在那一刻又疼了一下。每次都如此，每次我都会在那一瞬间，举行我自己的默哀仪式。

也许这座纪念碑立在这里，已经被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熟悉到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所谓熟视无睹，就是这个意思吧。二十多年了，恐怕连它自己都习惯了，每天默默地看着身边来来去去的各种车辆，大货车小卧车越野车马车三轮车，车轮滚滚，成千上万次地碾过路面，腾起的灰尘一次次落下，落满肩头……可是我一看到它，依然会心疼、难过，依然会想起牺牲在筑路中，尤其是牺牲在川藏线上的那些烈士们。我总是想，那些在修路中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他们的灵魂一直在注视着这条路吗？

纪念碑的碑文，有如下字句：

川藏公路东至成都，始建于一九五零年四月；青藏公路北起西宁，动工于一九五零年六月。两路全长四千三百六十余公里，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时通车拉萨。

世界屋脊，地域辽阔，高寒缺氧，雪山阻隔。川藏、青藏两路，跨怒江、攀横断、渡通天、越昆仑，江河湍急，峰岳险峻。十一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齐心协力，征服重重天险。挖填土石三千多万立方，造桥四百余座。五易寒暑，艰苦卓绝。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三十年来，国家投以巨资，两路已经改建。青藏公路建成沥青路面。高原公路，亘古奇迹。四海闻名，五州赞叹。

这其中说“三千志士英勇捐躯”，实际上据我所知是不止的，仅川藏公路就有四千之多。我曾在书中写到具体数字，我想再一次把它写下来，即在修筑川藏线的3年时间里，牺牲的官兵为4963人。

4. 雨雪中的错那

在煎熬中颠簸了300公里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错那。

对我来说，“终于”这个词尤为重要。多少年呢，我一直惦着它，唠叨它。而此行，又是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才抵达。说实在的，我是被拉到错那的，一直毫无知觉的在昏睡。怎么翻的山，怎么过的河，一概不知。

错那是山南12个县之一，也是西藏的边境县之一，它的藏语意思是“湖的前边”。我不知道这个湖指的是哪个湖，一路过来，我们没见着什么湖啊。就算我昏睡，也没听崔大校介绍啊。

不过我相信，这里曾经是有湖的。不是说青藏高原是从大海中隆起的吗？既然是由海升成的高原，那么，当初应该比比皆“湖”。有一首古老的藏族民歌叫《错那的湖》，它是这样唱的：

桃树长的太高，伸手不能摘到，如果桃子有意，就会落我怀里；我在海边沙滩，捡到一挂珠串，没有计数珠穗，珠串又有何用？

可以从这首歌里看出，那时错那不止有湖，还有海滩呢。也许在很久以前，人们把海称为湖，把湖称为海。到现在，藏民族不是仍把湖泊叫作海子吗？

可惜，如今站在错那，已完全无法相信这里曾经有过那样的景象。不要说湖、天鹅、小鹿、画眉、金鱼、草坪、柳林，连一点儿绿色都看不到。远远看去，颜色单一，冷清，只有一些凌乱的高高矮矮的房屋，显示着县城的存在。

错那县城的海拔是4370米，比“世界高城理塘”还高，理塘的海拔是4200米。理塘人民在他们的城门上写着“世界高城理塘”，他们很聪明，没有加“最”字。要我说错那也该修个城门，写上世界高城错那的字样，多少可以提高一些错那的知名度。不过，错那和理塘虽然海拔上只差170米，景色上差距可就大了。理塘有树，有草原，错那却光秃秃的，只有雪山。按气象专家的说法，错那属于典型的高山气候，寒冷干燥。大自然只给了错那一个雪世界。

所有去过错那的人都告诉我，那里气候恶劣，人待那儿很难受，能不住宿